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三

章奏二十六

上體要疏

熙寧二年八月五日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准御

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

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

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其責不

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

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戕異譴

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剗制改法救弊除患

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
無有臣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
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
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
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
為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
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
避怨匿情愛已不為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
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
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

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
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
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
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
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眾務欲
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眾卑者治寡
治眾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
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

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五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

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乎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

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
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
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
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
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
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
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
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
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
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以任

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
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
監國守宰使之自為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
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
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
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
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
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
於前而使後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
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

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乎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
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
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
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
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
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媚
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
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快快不
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
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

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
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
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
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
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
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
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
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
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遣
遣使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

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利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
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
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
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
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
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旣辨邪正旣
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
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
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喜故
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

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
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
遠者大者而略其近其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
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
不當使左右覘之僕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
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
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
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選官或無
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
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邪陛下聞其言而

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且陛下曷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穢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而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邪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

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
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
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
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
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
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
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
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
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
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
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
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
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猷匪
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適言是聽維適言是爭如
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
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
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
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
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承

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
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
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
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
恐屬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
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揅
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
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
既殖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
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
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
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
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
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
一婦人有罪在於四遠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
唐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
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
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
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

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
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
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
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妄其本根之
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
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
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
疏

辭樞密副使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二日上

臣准閣門告報已除臣樞密副使續維勾當御藥院

陳承禮傳宣令臣即令受勅告者臣賦分樸愚不通時
務近日以來加以衰疾恪居舊職猶恐墮敗况乃拔
擢待之不次竊惟宥密之地日侍訏謨內訓六師外
撫四海用人當否繫國安危豈臣無似所能堪稱伏
望聖慈更擇賢材俾居其任聽臣且守舊職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二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二日上

臣准勾當御藥院黎永德奉宣聖旨令臣即今入見
者臣屢違嚴詔當伏重誅但以聞命以來揣分已熟
自幼及長頗讀經史捨此之外一無所長當世之務
情不通曉常日置之閑官僅脫曠敗尚以屬文不工

刺劇非長翰林審官每欲辭免况於樞府要地任重責大一日失職則死及之臣雖至愚粗知自愛陳力就列古人所躋是以寧冒違詔之罪不敢當竊位之譏伏望聖慈察其悃欵決非虛飾特賜寢罷新命止守舊職天地更生之惠下臣莫大之幸也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九日上

臣前者兩曾辭免樞密副使未奉俞旨竊慮區區之誠未能上達須至詳悉復有奏陳臣聞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後授官人臣審然後受事是以官不曠而事無敗也臣幸生承平之時家世為儒

臣自髫髻至於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宦以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為况於軍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際辭所不能而不辭其所能舉者除開封府推官以繁劇曾辭後除修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以文采不工曾辭除龍圖閣直學士以久在諫職無效曾辭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言事未了曾辭除史館修撰以方修資治通鑑恐朝廷修國史難以兩處供職曾辭自餘除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

史館檢討集賢校理直祕閣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
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權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
要之職除書始下臣即時受命未嘗輒辭所以然者
自度駑鈍可以策勵不至曠敗故也天下之人見臣
屢辭恩命或以爲不慕榮貴或以爲飾詐邀名是皆
不知臣者也臣自幼習賦詩論策應舉就試每三年
一次授狀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邪臣若陰有營求
陽爲辭避乃可謂之飾詐邀名陛下察臣何嘗如此
豈飾詐邀名者邪臣之愚心正欲辭所不能而已今
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傑之士不可輕處豈臣愚淺

下材所能堪稱或遇國家大事參陪未議有毫釐之
差使陛下有軒食之憂以累知人之哲臣雖伏質橫
分不足塞責加之素有目疾不能遠視遂自以來頗
多健忘居常供職猶懼廢闕况以衰病當茲重任是
用披肝瀝膽昧冒上陳違犯詔旨至于再三觸法抵
罪不自知覺伏望堅慈特賜矜察依臣前奏追還新
恩俾守舊職不■憂慙危切之誠臨紙叩頭俯伏俟
命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四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
二十一日上

臣准勾當御藥院陳承禮傳宣令臣即今入見者臣

仰煩聖恩重沓如此雖頑如木石亦當遷變然臣固
守愚志不移者誠以荷盛德者必有以疇報居重位
者不可以無功臣自惟立朝材器短淺一無所用獨
有補過拾遺可裨萬一方今為天下患者唯有制置
三司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
陛下朝發一詔罷之則夕無事矣故臣不量力勢輕
用上陳儻陛下以臣言為是乞早賜施行若以為非
則臣乃狂愚之人於今英俊滿朝而擢用狂愚之人
使汚宥密之地豈不為聖政之累也伏望聖慈追還
樞密副使恩命令臣且供舊職取進止

未嘗大辭樞密副使第五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
二十三日

臣准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令臣即今赴閣門受
勅告者陛下聖恩無窮愚臣辭避不已盡下之德愈
威慢上之罪愈深憂惶失圖無地自處臣竊惟陛下
今茲不次用臣必以識慮為小有可采臣亦以受陛
下非常之知不可以全無報效是以乞罷制置三司
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
果能行此勝於用臣為兩府臣若得此言果行勝於
居兩府之位儻或所言皆無可采臣獨何顏敢當重
任伏望聖慈矜察更不復遣使臣宣召追還樞密副

使恩命庶使賤臣差獲自安取進止

吾兩兩貼黃

李舜舉傳聖旨諭臣以樞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佗事為辭臣今若已受樞密副使勅告即誠如聖旨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受恩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者所以區區貪進小忠庶幾少補聖政之萬一況所言二事並是去年已曾上言以其無效所以不敢當今日新恩非為侵官乞聖明裁察兼臣右腓下見患一瘡有妨拜起入見未得伏望聖慈更不差使臣宣召臣只候腓瘡稍愈

自乞入見面奏懇誠

天下辭樞密副使第六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上尋得旨聽許

臣伏唯勾當御藥院劉有方傳宣撫問兼問臣取幾日入見令早入者聖恩深厚不忘微賤存恤勤至臣螻蟻之命無足報塞惶恐無措伏念臣即今膝瘡雖稍減可尚未全愈有妨拜起未知可以入見之日不獨如此兼為臣近曾上疏言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常平廣惠倉使者未聞朝廷少賜采錄但聞條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錢愈急中外人情愈遑遑不安臣當此際獨以何心敢當高位故寧被嚴

謹未敢輒出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參酌下情與衆同欲是以事無不當令無不行未嘗有四海之內卿士大夫農商工賈異口同辭咸以爲非獨信二三人之偏見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臣庶使共決是非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還樞密副使勅告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明正刑書庶使是非不至混殺微臣進退有地不爲天下之所疑怪取進止

司馬太師涇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三

司馬太師涇國文正公傳家集卷四十四

章奏二十七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日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仍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洋天隆地厚非臣墮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竊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

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
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祇
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得嘉謀
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
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憂政
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
王之正刑惠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
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
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而行
之不肯自以為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

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
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
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
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為名
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竊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
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
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
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為不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
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
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

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喆窳偷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為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為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寢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

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
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
萬緡若民力旣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
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
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
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
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旣放散而百姓
又困竭但使閭閻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
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
非獨李愷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

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
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
司蓋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
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
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賴者止有常平
倉錢穀耳今日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
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調贍乎臣竊聞
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
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
故盡散之侘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

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家歛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爲太宗時交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胡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不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

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磨鍊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畀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旣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裡之水旱餓殍滿野

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羽書猝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
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
聚為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
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為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
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胄櫛風沐雨
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為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
此其美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末以
來至于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板蕩
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如國
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尤為陛下痛惜者也

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臣竊觀方今四夷
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為天下和
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無佗故也正
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勾當常平
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侵
奪細民常產掊歛財利以希恩寵非獨此青苗一事
而已至於欲計畝率錢顧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
澆溉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
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為高
竒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興作

之不已皆如青苗爲害於民也故小大遑遑不敢自
安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下誠
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
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負並送審官
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
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
依舊封樁令提點刑獄司管勾則太平之業依然復
故矣茲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
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
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寘諸二府使使天

指臣爲貪榮冒寵之人未嘗陛下將何所用之不
樓樓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請自擇臺諫劄子

熙寧三年四月十六日上

臣竊見近日臺諫上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害民及呂
惠卿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
辭云乃詔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竊
惟朝廷之意無佗止欲懲戒來者使不敢復言耳國
家置臺諫官以爲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關失百姓
有疾苦大臣專恣左右姦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
聞故也今臺諫官稍有懷剴直之志畏天下公議憂

念朝廷哀閔百姓忤犯大臣刺譏左右者陛下輒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擇所親以代其任萬一又為公論則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諛不知廉耻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之人然後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則禁聞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交者雖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禍陛下何從知之如此豈宗廟社稷之福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若以永濟水誰能食之今陛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大臣又取同於己者存之異於己者去之然則陛下獨與大臣為天下足矣何必更置臺諫官也且條例司之害

民呂惠卿之姦邪天下之人誰不知之獨陛下與王安石未之寤耳豈可更為之黜逐臺諫以長其威福成其氣勢臣竊為陛下寒心今臺諫官已被逐者臣不敢留唯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達四聰勿使為羣下所欺蔽則天下幸甚臣受陛下過分之恩不敢塞默雖死怨讎之手猶賢於竊祿偷生者也取進止

論李定劄子

熙寧三年十一月二日

臣竊見近者朝廷除秀州推官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天臨蘇頌等累次封還詞頭數日來外

間皆言朝廷已爲之寢罷今日復聞劄下舍人院須
令草詞臣竊意朝廷知大臨等旣累次封還詞頭今
復草之則爲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
使今後凡朝廷所行政令羣下無敢立異者若果如
此則百執事之人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得立於朝
政令或有得失陛下復何從知之晏嬰所謂以水濟
水賈山引秦之季世以戒漢文帝者正患其如此耳
臣前論逐臺諫官今又論大臨等非敢私此數人正
爲國家惜言路之絕耳伏望陛下審思而慎行之勿
使聰明遂至壅蔽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長官之職山下等入

國家不次用人固無常法然必使衆心厭服然後爲
美是以堯舜非不聰明也其命官皆先謀岳牧旣衆
言僉同復明試以功而後用之故舉不失能而上下
雍熙也臣素不識李定實不知其行能何如陛下果
知其賢苟不且試之以漸俟其功效顯著衆皆知之
然後不以擢用則誰曰不可何必今日與臣下力較
勝負始非人君廣大之體也

乞免永興軍路苗役錢劄子

熙寧三年十一月二日

臣奉勅差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臣竊見陝西百姓

自城綏州以來供應諸般科配及支移稅賦往近邊
州軍日近復有環慶事宜加之今年亢旱五稼不熟
人戶流移者已間不少國家所宜汲汲存恤使人戶
安集臣伏見先所散青苗錢貧破百姓為患不細臣
已曾累次上言不敢重煩聖聽今又聞議者欲令州
縣將諸色役人一時放罷官為顧人祇應却令人戶
均定免役錢隨二稅送納乃至頭丁女戶客戶寺觀
等並令均出若果行此法其為害必又甚於青苗錢
何則上等入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歲歲出
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入戶及單丁女戶等從
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孤貧無寡之人俱不免役
也若錢少則不足以顧人若錢多則須重歛於民顧
人不是則公家關事重歛於民則衆心愁怨自古以
來徭役皆出於民今一旦變之未見其利也且愛顧
者皆浮浪之人使之主守官物則必侵盜使之幹集
公事則必為姦事發則挺身逃亡無有田宅宗族之
累建議者亦自知其不可乃云若顧召人不差即依例
輪差支與逐處所定顧錢足了役事則自當有人應
募今既無人應募必是錢少不足充役是徒有免役
之名而役猶不免但無故普增數倍之稅也彼青苗

錢以債與民可取其息已是困民之法今又使橫山
數倍之稅民安有不困感者哉以富庶之域猶不能堪
况陝西累歲奉邊民力彫弊豈可復為無益之事以
擾之乎伏望聖慈特免永興軍一路青苗免役錢以愛惜
民力專奉邊費其餘路分則繫昌朝廷裁酌取進止
乞不令陝西義勇戍邊及刺充正兵劄子熙寧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臣先任諫官日伏見國家棟刺陝西義勇臣累曾論
列以為徒使百姓愁苦無益於用近聞環慶路用義
勇與西賊戰鬪望風奔潰死傷甚多致主將陷沒此
義勇不可用之明驗也臣竊聞議者猶欲教閱義勇

以抗西賊若止令州縣教閱守護鄉土猶於人情不
至大擾若發以戍邊或如慶曆中刺為正兵則眾人
覩環慶之敗譬如無罪往就死地恐於人情大有不
安國家既重賦歛以盡其財又逼之戰鬪以絕其命
是驅良民使為盜賊也彼為官軍則惜生故望風退
走彼為盜賊則必死自可以一敵百臣恐今日教之
挽射擊刺乃佗日為盜之資也廟堂之議臣所不得
知萬一有之詔下之日臣論列不及况當遠離朝廷
故不得不先事而言也取進止

乞留諸州屯兵劄子熙寧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臣奉勅充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使臣竊聞
本路十州所管屯駐禁軍至少大率皆是緣邊就糧
兵士常時分爲上下番有一半在逐州或道邊上稍
有警急則盡皆抽去逐州並無守把兵士臣竊惟天
下事不可忽必須思患豫防戎狄犯邊雖當竭力捍
禦然腹內州軍豈可全無武備況逐州皆有軍資甲
仗市邑民居萬一大羊奔突間諜內應或盜賊乘虛
姦人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無兵雖有智勇將安所
施臣愚以爲逐州宜各添一指揮禁軍屯駐內永興
軍爲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可以
止

差撥只乞於緣邊就糧兵士內依此數目撥留在逐
州屯駐邊上更不得勾抽所貴緩急不至失備取進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四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五

章奏二十八

諫西征疏

熙寧四年正月一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以不材誤承朝廷委用待罪長安兼領一路十州兵民大柄朝辭之日伏蒙陛下諭以九邊防事機及朝廷得失有所聞見令一一奏聞臣受命以來且愧且懼所愧者聖知深厚責任至重所懼者智識淺短無以堪稱夙夜疚心不敢寧居臣自入境以來見流移之民道路相望詢訪閭里皆云今夏大旱禾苗枯瘁河渭

以北絕無所收獨南山之下稍有所存而入秋霖雨
經月不霽禾雖有穗往往無實雖有實往往無米雖
有米率皆細黑一斗之粟舂簸之後不過得米三四
升穀價踵貴民間累年困於科調素無積蓄不能相
贍以此須至分房減口就食西京襄鄧商虢等州或
庸賃客作或燒炭採薪或乞匄剽竊以度朝夕當此
之際國家惟宜鎮之以靜省息諸事減節用度則租
稅自輕徭役自少逋負自寬科率自止四患既除民
力自足民財自饒閭里自安流亡自還固不待陛下
憂勤於中宰相勸勞於外然後人人得其所也苟或

不然國家縱欲輕租稅寬逋負其所費之財何由可
得雖欲少徭役止科率其所營之事何由可成四患
不除雖日下恩澤之詔民猶不免於流移轉死也蓋
欲止沸者莫若絕薪欲安民者莫若省事此目前之
驗非難知也臣到官以來伏見朝廷及宣撫等司指
揮分義勇作四番欲令以此於緣邊戍守選諸軍驍銳
及募閭里惡少以為奇兵造乾糧餼飯布囊力車以
備餽運悉取歲賜秉常之物散給緣邊諸路又蜀內
地府庫甲兵財物以助之且以永興一軍路之所發
人馬甲八千副錢九萬貫銀二萬三千兩銀盃六千

枚其餘細瑣之物不可勝數動皆迫以軍期上下相
驅急於星火官吏狼狽下民驚疑皆云國家將以今
春大舉六師長驅深入以討秉常之罪臣以疎賤不
得預聞廟堂之議未知茲事爲虛爲實昨者親承德
音以爲方今邊訐唯宜謹嚴守備俟其入寇則堅壁
清野使之來無所得兵疲食盡可以坐收其弊臣退
而思念聖謀高遠深得王者御戎狄之道實天下之
福及到閔中乃見凡百處置皆爲出征調度臣不知
有司在外不論聖意以致有此張皇將陛下默運神
筭不令愚賤之臣得聞其實也臣不勝惶恐書則忘

食夜則廢寢心寒股栗竊爲陛下危之夫兵者凶器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來國家富彊將良卒精
因人主好戰不已以致危亂者多矣况今公私困竭
將愚卒懦乃欲驅之塞外以捕狡悍之虜其無功必
矣豈惟無功兼後患甚多不可盡言也若朝廷初無
出征之意則何爲坐散府庫之財疲生民之力訖無
分毫之事萬一將來虜騎入寇府庫已竭民力已困
將何以禦之臣先任御史中丞日朝廷將興綏州之
役臣曾上言國家先當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
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備然後可以

征伐四夷今此八事未有一者勝於曩時而况閔
中饑饉十室九空為盜賊者紛紛已多縣官倉庫之
積所餘無幾乃欲輕動大衆橫挑猛敵此臣之所大
懼也或者又云國家未討秉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
若果如此尤為不可何則今者竭閔中之財力大興
師衆乃捨有罪之彊寇誅無辜之小種勝之不武不
勝為笑將無以復號令戎狄矣此二策者皆為不可
伏望陛下深鑒安危之機消之於未萌救之於未形
速下明詔撫諭閔中之民以朝廷不為出征之計其
義勇更不分番於緣邊戍守亦不選募奇兵凡諸調
發為餽運之具者悉令停罷愛惜內地倉庫之儲以
備春深賑救飢窮之人如此豈惟生民之幸亦社稷
之福也臣不勝憂迫直輸赤誠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
再拜上疏

應詔言朝政闕失狀

熙寧七年四月十八日上

右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敕朕涉道日淺雖
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
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
冀以塞青消變厯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
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秋未知攸出意者

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救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
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
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
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
大夫務悉心交做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
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
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旣已知
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
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
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

高宗之雉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
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
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下別白言之者乎
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
受國厚恩備位侍從竊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
間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
矣幸遇陛下幾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
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况居位食祿者乎是
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
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敏之性希世少倫

即位以來銳精求治耻爲繼體守文之當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威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耻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豈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以而惡人異以是也陛下旣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入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害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耻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

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
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
尤者然後使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
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
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
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
升黜由其脣吻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贍何暇與
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
便經义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
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更增爲
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
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
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
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
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
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
理赦降去官與犯賊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
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
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
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

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舍已從人舜戒羣臣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
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
禍敗行逆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爲萬世
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
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
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否
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
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
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

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
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羹焉水火
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
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
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
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
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

自減則衆謀不進事是而減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
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闇莫甚焉不
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
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
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
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
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
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
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
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飢寒焦
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
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
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
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
廣散青由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
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
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
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
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
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

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
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
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
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
政盜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
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
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
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大
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
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也自未行新法
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
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
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
監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
人耕種資米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
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
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
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
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
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

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
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
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
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
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
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
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
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
故哉此皆歛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
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

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
以下大抵乏食採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
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
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迨婦子遑遑如在湯
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
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
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
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
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
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歛復值饑饉

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
方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為痛
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
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
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
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
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
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忘唯今之謀人姑將以
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弃老
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

故能終雪前耻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
耗賊盜羣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
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
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
皆以為古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寤公卿方士之
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
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
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悟而拯救其失以蘇疲
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
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

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曷畏天災深自咎責
丁寧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
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
臨鼎烹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
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
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
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
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
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
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

伐四夷罷保甲教閱復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
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謹呼上
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需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
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
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同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
也臣竊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
而民終不預其澤一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
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
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
雖徇羣臣之謂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

四方不遽自覺以爲無復災之又諸州縣奏雨往往
止欲解陛下之焦坐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
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
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
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
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
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
疾寢增恐萬一溢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
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
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

懇切惶懼之至

薦范祖禹狀

光豐七年
十二月上

右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
臣伏見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
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
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今正
議大夫致士范鎮兄孫自祖禹年未二十爲舉人時
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
爲本末無如臣最熟知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自前知
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一十五年

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沉淪不
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終身下
位曾無滯留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夫間
罕遇其比况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臣所言莫非據實
不敢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臣
竊為朝廷惜此良寶委弃榛莽伏望皇帝陛下特賜
采拔或使之供職祕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
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忠如蒙朝廷擢用後有
不如所舉臣甘與之同罪

再乞西京留臺狀

元豐八年
二月上

右臣先於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受勅提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候滿三十箇月不假替人發來赴闕至
今月此任當滿伏念臣性雖至愚粗嘗從學平生所
守不敢忘信雖遇布衣未嘗妄語况於朝廷豈敢欺
罔臣今年六十有七耳目手足雖未全衰數年以來
昏忘特甚舉錯云為動多差繆使之臨繁處劇實所
不堪非敢愛身必恐賤事但臣前後提舉崇福宮已
經四任坐享俸給全無所掌今復有求勾實自愧心
竊見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比於宮觀粗有職
業伏望聖慈俯知矜察特於上件兩處差遣內除授

一任庶使竊祿庇身以養殘年則陛下愛物曲盡始終之賜微臣陳力兩遂公私之便

乞奔神宗皇帝喪狀

元豐八年三月十七日上

右臣先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於今年二月任滿臣以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臨繁處劇實所不堪尋具狀奏陳乞於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內除授臣一任未奉朝旨問於今日七日忽奉遺制大行皇帝奄弃天下臣哀荒摧絕無地自處伏念臣自先帝踐祚以來過蒙知待特出倫輩首寘翰苑繼處憲臺亦嘗承乏俾佐樞府臣自知非才不敢冒居力辭事任願

就冗散亦荷矜容曲從所欲養以俸祿不責職業優游自便十有五年近者書成又叨進職褒嘉賜賚皆踰等比聖恩汪洋天隆地厚未足爲諭奉諱之初即欲號哭奔走徑詣京師奉望梓宮展臣子之誠萬分之一又念國朝故事如昭孳二陵未嘗有近臣奔喪之例加以前已乞留臺國子監未奉進止彷徨疑慮不敢輒行今竊聞觀文殿學士孫固資政殿學士韓維已至闕下臣方自咎責不敢寧居已於今日十七日起離西京欲乞亦赴闕廷隨百官班入臨見於前路聽候指揮

申宣撫權佐製造乾糧皺飯狀

熙寧三年十一月一日上

准都轉運司牒准宣撫使衙劄子節文製造乾糧州軍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與柴錢勘會近准宣撫使衙劄子節文指揮沿邊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軍河中府同耀乾州鳳翔府等州軍變造床餅皺飯當司已兩次牒逐州軍疾早變造施行去訖今又准前項宣撫使衙劄子已牒逐州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與柴錢如闕床即疾速計置收糴變造乾糧所是柴錢斟量支給施行去訖牒請照會施行者

右具如前勘會先准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今後起發義勇赴沿邊戰守並令自齎備一月口食與折將來本戶稅物若不能自備只乞於起發州軍預請一月口食齎往者亦聽又勘會永興軍近准都轉運使司牒准宣撫使衙劄子近准朝旨義勇上番令附帶乾糧一秤至屯戍州軍須令預行變造乾糧准備支遣附帶前去右劄送陝西轉運司檢會近降義勇分番條貫指揮沿邊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河中同耀軋鳳翔六州府速行勘會義勇所居縣分近便省倉斛斗內有床粟或白

米便納義勇合附帶乾糧秤數中俾變造床餅皸飯如見在床數不多即一色變造皸飯仍趁此時月造下兩番令附帶數目免致非時蒸熟易為換惡仍每乾糧一秤破係官布造袋子封印如法收將來義勇上番日依數附帶者光竊詳義勇戍守之時每人逐日給米二升半其一月口食七斗五升若更加乾糧一秤并器械衣裝盤纏等物竊慮一人之力難以勝任兼今來變造乾糧皸飯須至差配百姓當此饑饉民間不易之際雖云量支柴薪亦不能全無搖擾况即今諸縣官倉席米至少

與昨准朝旨散支第四等第五等關食人戶各二石尚未有備若更造乾糧皸飯即將來二三月間正當關食之際更將何物可以救濟必見大段失所竊見慶曆年中議欲出兵討伐元昊亦曾令陝西諸州製造乾糧皸飯萬數不少後來既不出兵其乾糧皸飯所在堆積經年朽腐不可復食盡為棄物今官中錢穀比於慶曆年尤更難得若復造此物徒使公私勞費卒無所用誠為可惜又國家備邊若止於戍守則沿邊自有倉廩無用乾糧皸飯今來承准指揮製造上件乾糧皸飯仍令十日一

申倉卒取辦竊慮百姓猜疑以為國家又欲出兵
必致遠近驚憂無由解諭至時不為便穩光已指
揮本路前項五州軍且未令造乾糧飯更聽候
宣撫衙指揮去訖謹具狀申宣撫使衙伏望裁酌
早賜指揮

乞罷修腹內城壁樓櫓及器械

狀熙寧四年正月三
日上尋得旨依奏

准熙寧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准樞密院劄子節文檢
會近為麟府路豐州及外堡寨官吏弛慢不職不修
完城池樓櫓器甲等已奉聖旨降官等第斷遣及劄
與三路轉運司徧牒轄下沿邊州軍知委去訖近又

據陝西路提刑宣撫司奏華州甲仗庫手弩不堪蓋
是監官并本州官負全不用心點檢有誤緩急使用
其鈐轄盧斌坐受優俸空占當直兵士略不營職朝
廷已令鄜延路經略司舉官差替盧斌其華州甲庫
弓弩不堪本州當職官負全不用心點檢仍宣撫司
差官取勘聞奏竊慮諸路亦有不修完城壁器甲等
去處奉聖旨令河東河北陝西經略安撫司指揮轄
下州軍委官吏子細點檢須管日近修完城壁樓櫓
堅固器甲精利如將來朝廷專差官點檢得却有未
修城壁樓櫓器甲等其應干官吏必當依此重行斷

遣劄付本司者尋依准期旨行下本路諸州軍施行
近淮虢州申州司勘會本州雖係陝西路即不係近
邊州軍其州城從來並不曾有敵樓戰棚爲自來霖
雨損壞摧塌及無兵功累年不曾修築今來亦不敢
專擅役夫修築已牒在城兵馬都監呂士宣重行檢
計損壞城邑去處才候檢計到合使人功物料別具
狀供申乞差兵夫次及據解州申准兵馬監押狀申
准州牒備錄到安撫使司牒內坐到聖旨指揮修完
城壁樓櫓等尋將帶壞寨木匠作頭等檢計外羅城
面上只有更屋二十三座並係年深倒塌及城壁墜

倒又來亦不曾泥補修完伏乞據狀申上衙乞差官
計料修城人工及初添樓櫓免致將來朝廷差官檢
視見並不修完城壁及初蓋樓櫓虛負責降停替州
司勘會舊來城上並無樓櫓即目城面上闊處只及
四五尺以來今若指揮使行初造又緣合使人工材
料數目不少今來未敢專擅初修伏候指揮

右謹具如前勘會管下永興等一十州軍城壁內
有久來已行安置樓櫓完備亦有城壁低下薄怯
全未有樓櫓去處其逐州官吏既准上項朝旨及
見麟府豐州官吏以不修完城壁樓櫓甲降官

等第斷遣并華州官吏差替取勘仍恐朝廷非
時差官點檢例各畏懼爭欲日近興功完葺以避
譴責伏緣營造樓櫓須藉城基厚濶方可安置今
來解號兩州城壁皆稱闊處只及四五尺似此之
類須是先貼築城基方可初修樓櫓若非大段興
功無以辦濟况今本路州軍全闕廂軍應急差使
官庫亦闕見錢收買材料若是差役人夫配率材
料又緣陝西州軍已是去歲夏麥薄收秋苗旱損
當此饑饉人戶流移之際若更如此差擾必是轉
難存濟兼永興軍一路州軍盡在腹裏去汭邊絕

遠設若蕃賊入寇亦未能便到逐州軍城下其樓
櫓修下數年不用不免損壞今來若盡令與汭邊
州軍一例須管日近修完城壁樓櫓堅固器甲精
利顯見官私虛有勞費欲乞朝廷特降指揮其汭
邊及次邊州軍即一依近降朝旨修完所有腹內
州軍城壁樓櫓並候將來豐熟以漸營葺其器甲
即據不堪數目逐旋勒作院人匠依程課修整務
令精利所費公私皆得辦濟

乞不添屯軍馬

熙寧四年正月八日上

今日七日在熙寧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陝西河東

路宣撫使司劄子本司近已具奏聞乞於永興軍界
州河中府三州軍界得糧草之處別添屯軍馬選差
將官專切訓練逐路不得勾抽專聽宣撫司節制內
一項乞於永興軍駐劄兵馬差本司准備差使莊完
使趙瑜充永興軍路都鈐轄與知府專管訓練者

右具如前臣勘會永興軍所管今年正月一日見
在軍糧麤細色斛斗共三十六萬九千七百石二
斗四升據即日本府見駐泊及就糧并本城兵員
糧食及官遠請俸等共約支得向去一十七箇月
半馬料三萬七千六百五十二石四斗二升約支

得向去一十五箇月有餘糧草四十萬六千二百二
十二束約支得一十三箇月半有餘此只是據見在
軍馬約度即不知今來所添屯軍馬計多少數目
若只添一倍之時其人糧只約支得八箇月有餘馬
料只約支得七箇月有餘糧草只支得六箇月有
餘所添更多所費尤廣又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
令體量應災傷人戶委的飢乏不能自存者仰發
省倉斛斗據第四第五以下人戶各借二石今勘
會永興軍諸縣第四等以下闕食人戶約及十餘
萬戶若每戶支二石共計合支二十餘萬石其外

縣雖有糧草亦是數目不多更難支充貨糧若並
令在府省倉請領又更減却此數即軍糧約支更
不及得上項月數况去年陝西經夏大旱入秋霖
雨五穀例皆不熟其永興軍放稅多者至七八分
即今每斗白米價錢一百文足稗草每束價錢二
十七文足雖差官開場糴買只糴得白米九百餘
石稗草全無兼勘會軍資庫日近雜支錢盡底支
絕准轉運司牒將三司提刑司鹽馬司封樁錢盡數
充雜支錢止及四萬餘貫除支每月料錢及軍府諸
般使用并不住准轉運司牒支撥往沿邊州軍及

應副收買軍期物色見今無錢支與和糴場糴買
糧草豈得謂之易得糧草之處臣竊謂大凡添屯
軍馬先須約度本處糧草可以贍養與否今來關
中饑饉倉庫空虛贍養舊兵猶恐不足更添新者
何以枝梧雖朝廷更於左藏庫內藏庫支撥銀綉
絹等降下本路添助支費亦不免令州縣配賣與
百姓轉增貧困况糧草是重滯之物不可從遠處
興販得來須本處土地所生方可計置今饑饉如
此雖多積金銀高估物價令轉運司與州縣多方
擘畫其日下所要糧草何由可得况即今民間闕

食流移死亡者已爲不少諸縣處處申報整劫若
至向前二三月後舊穀已盡新麥未熟民間必轉
更飢乏若官中愛惜倉庫坐視不救竊恐流移轉
多死亡轉衆盜賊轉煩深爲不便竊以戎狄擾邊
手足之疾百姓離散腹心之憂豈可重外輕內遂
末忘本茲事得失所繫不細伏望朝廷先將陝西
諸州軍糧章約度合贍得若干軍馬一年支費仍
須於十分中量留二三分救濟目下飢民外如有
剩數然後據數添屯軍馬若苦無剩數之時伏乞
朝廷更不添屯儻以邊鄙未寧須至量添軍馬之

時即乞以散往諸州軍就糧各委逐處兵官精加
訓練不須聚在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三處更特置
都鈐轄三員候邊事稍定即乞速發遣歸住營處
所貴公私稍得辦濟若不如先約度糧草但務
添屯軍馬竊恐一旦倉庫俱竭別有不虞至時悔
無所及臣職在守藩不敢不言所有先准朝旨令
第四等以下人戶借支斛斗二石未審今來支與
不支若支與則軍糧轉更不足不支則人戶正當
飢乏伏願聖慈早降指揮臣不勝迫切之誠

奏乞兵官與趙瑜同訓練駐泊兵士狀

熙寧四年正月十九日上

右臣准今月三日宣命差下在京及外處拱聖等十
四指揮計五千餘人赴永興軍權駐泊準備宣撫司
抽差使及差莊宅使趙瑜充本路都鈐轄與臣專管
句訓練臣本書生叨忝兩制軍旅之事素所不知加
以近准宣撫司劄子坐到教閱新法令排日各習事
藝臣所管永興軍一十三縣民事至多及應副沿邊
軍須物色文案填委每日自旦至暮未嘗暫閑實無
餘力與趙瑜同監教閱又不可專委趙瑜獨行訓練
又永興軍舊管屯駐駐泊就糧兵士自來並是鈐轄
劉斌路分都監李應之同共管句今來所添兵士准

宣命指揮只令趙瑜與臣專管句訓練所有舊來兵
士不知趙瑜管與不管若令通管之時其新來兵士
既在永興軍駐泊其劉斌李應之並是本路鈐轄都
監豈可却管轄不得竊慮向去新兵士不賓服舊兵
官舊兵官不應副新兵士各分彼我則致生事深為
不便所有上件新差來永興軍權駐劄兵士臣欲乞
令本路兵官與趙瑜同共訓練所貴公共同心管句
得辦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宣撫相公更賜敷
奏乞早降指揮

奏乞早朝詩書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五

今本朝文官與世會同共圖報效貴公先朝之德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六

章奏二十九

乞開言路劄子

元豐八年三月二十日上

開言路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度政修治邦家又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歧路近者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御斯乃治亂之歧塗安危之所分也當

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頽
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致
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
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
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飢禱禱
謀人無異志不然者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此
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
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
也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
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

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
所在要鬧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
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
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疆有抑退其百姓無產
業人慮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
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
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
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
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
諸掌舉措施爲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

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為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
院草詔書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奸惡畏
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取進止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狀

元豐八年四月十九日上

右臣伏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
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
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
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
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為御
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

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災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
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
蒙訪落臣且愧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
之要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
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之思慮質諸聖賢之
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是以
區區首為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為進退闕陳熟
之語知臣者以臣為識天下之本源也天治亂安危
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於內者也
用人賞功罰罪所施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有

薄有多有寡稟之自天然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
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
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行之田已者也
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君
善用人者博訪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賢者
勇出衆謂之能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隨所長授以
位任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人苟賢能雖讎必用其
人苟庸愚雖親必弃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賞不
以喜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
一國之人同其好惡是以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如此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
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昔齊相公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苟爲不才
雖見喜亦弃之苟才矣雖負販酒徒亡將戍卒亦用
之此所以能奮布衣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爲子求郎
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郎賤官也猶惜之況其貴者
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大
后欲以子道憐爲揚州刺史高祖以其貪愚不許故
功業之高冠於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官
屬魏鄭公王珪等與房杜無異卒得其效宣宗事鄭

太后甚謹問舅鄭光以政事不能對罷其方鎮故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惜弊袴不以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怨雍齒而不忘其功魏太祖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

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緋紫者以為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僮牛殺孟丙仲任立叔孫昭子昭子數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懷丁公脫漢高祖於阨高祖以為不忠而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而誅之唐明皇弄臣黃軻掀捕盜官墜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

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也臣略舉此數者以為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為謬妄臣以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今并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劄子具錄進呈乞陛下留神幸察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元豐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人莫能間雖周成

王之家集卷四十五
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蜀
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
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
曉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已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
己如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清
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
意所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
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沈溝壑專欲遂其狠心不顧
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搢
紳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務爲奇巧捨是取非興

害除利名爲憂民其實病民名爲益國其實傷國作
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以聚歛相尚以苛刻相驅
生此厲階迄今爲梗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徼倖大言
面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大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
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苟榮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
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
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旣竭狼狽奔潰築
寨極邊功猶未畢輕敵不備闔城塗地使兵夫數十
萬暴骸於曠野資仗臣億弃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
臣欲棄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保馬以資武備

茶鹽鐵治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等錢以供軍須遂
使九土之民失業窮困如在湯火此皆羣臣躁於進
取誤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
也臣荷先帝大恩常思報效却在朝廷之時最言新
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衆怒爭辯非一先帝憐其孤
忠不以為罪仍蒙寵擢實之樞廷臣以所言未行力
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寤先帝知臣
為國不為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局永固
而已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于外區區之
心晨夕寤寐何嘗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

闕廷如此之父母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熙寧七年歷
時不雨先帝遇災而懼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
路臣當是時不勝踊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
立之法不合衆心天下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
寤而已受誤國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勸先帝繼下詔
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言正為新法若新
法不動臣尚何言自是閉口不敢復預朝廷論議十
有一年矣然每覩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阽危於中
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拊心也葵藿之志猶
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言退就斧鉞

死無所恨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感激悲涕不知所從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訶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

頌嘆之聲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闥皇帝陛下雖富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衆情又在聖度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

宜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
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已
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易
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者事有蠱弊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迹似相違意則
在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裕者饒益之名也若不忍
違異益父之過往而不返未為得宜也昔漢文帝除

肉刑斬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
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推酤均輸等法天下困
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
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
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
年有宮市五方小兒暴橫為民患監鐵月進羨餘順
宗即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
誰非之哉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干進者競
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羣臣之
罪非先帝之過也為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

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
子愛黎庶之心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為忠厚民之離
怨者必變而為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
夫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儻措置
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孰備焉今幅員之內所在嗷
嗷有倒垂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息若朝
廷不以為意日復一日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公私
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蜂起為盜安知無姦雄乘
之而動則國家有累卵之危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
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

倒垂之急救國家累卵之危豈假必俟三年然後改
之哉况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分是
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為哉惟

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罷保甲狀

元豐八年
四月

右臣竊以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纒出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不妨稼穡自上世相承習以為常民不驚擾自
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
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

甲皆投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
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
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
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保長以泥糊
除草為名日聚之教場得賂則縱之不則留之是三
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
兵法壞戍守戰攻畫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夫
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
曰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歘敵之人忽皆
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見者孰不驚駭耆舊歎息以為

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搔擾不遺一家又巡
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
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
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
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緝屬盈路又朝廷時遣
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臣萬計
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歛之一旦用之如糞土
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臣不知設保甲於
農民之勞既如彼為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
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

成邊境征戎狄則彼戎狄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
爲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
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
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鏑
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羣羊
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
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
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而巡檢兼掌
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
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

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乃更資盜也書曰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又曰可畏非民夫川涸魚逝林燔鳥
飛民喪其生業無以自存赴訴不受失其所依安得
不去而爲盜哉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
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
歷歲月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飢而盜賊已昌熾
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寒武藝成就
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
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
爲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

去盜賊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害
乎且曷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
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敕書節文
去應緣邊州軍帥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
又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勿令搔
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俗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
歸戴然則保甲戶馬保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
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
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
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緣邊弓箭

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嚴
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
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
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
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人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
計即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
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
強者充或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
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
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旣爲

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仍委本州及
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憲若
召募不足卽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候有投名
者卽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
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

乞開言路狀

元豐八年四月

右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踈無取遣
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
踊躍相慶以爲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
指日可待也當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

急於三月二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頽弊士大夫以偷
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
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許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
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
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
退其義理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
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
陛下初卽政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諍之臣
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說命曰若跣弗視地
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疾趨前遇險

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
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
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况震之以威壓之以
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
意由是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賊盜是
以天下之人以言爲諱百姓愁苦無聊靡所控告致
怨謗之語上及先帝臣當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
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羣臣苟有肯進言
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駿骨擗怒
蛙之意也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太后初垂
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
伏聽朝廷惟新之政以爲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
天下積年積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既不聞頒於四
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
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均
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
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
聞之悵然失圖憤邑無已臣非私於二人直爲朝廷
惜治體耳夫阿意箝口容身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威

福在己人不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諤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爲賢爲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歛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僞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爲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官學者毋得習以爲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爲罪古

者置諫鼓設謗木詢于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爲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青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佗事亦爲越職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罰旣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稟賦愚戇文學政事皆出人

不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以此
荷知於累朝見稱於眾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
於聖世矣上幸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
平生願忠之心內自痛悼死不瞑自臣忝便安今
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
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駑恪勤本職苟力所
不逮伏須罪戾而已

謝御前劄子催赴闕狀元豐八年五月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五日平明准入內內侍省遞到太皇太
后御前劄子一道令臣早至闕廷者臣狂瞽妄言宜

從誅譴曲荷開納仍叨獎飾并以臣羸老抱疾過形
矜恤螻蟻命微何階報謝臣專候陳州遠接兵士到
即起裝赴闕次臣無任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奏乞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狀熙寧四年正月

勘會永興軍准提舉陝西路常平廣惠倉司牒准司
農寺牒檢會近准熙寧二年九月四日勅節文所借
過青苗錢斛令隨省稅日限送納如遇本戶災傷五
分已上合隨夏稅納者展至秋稅合隨秋稅納者展
至次年夏稅寺司看詳上件勅意人戶合隨夏稅送
納者如本戶災傷五分已上即展至當年秋稅若秋科

內更遇災傷自合送納夏料錢斛了足不許再行倚
閣若本戶更曾借過秋料錢斛即令倚閣秋料數目
展至次年夏料送納切慮內有州縣並不詳認上件
勅條一例重疊倚閣牒當司請詳此及備錄上件勅
條編下諸州軍如是夏料合納青苗錢斛本戶災傷
五分以上展至秋料送納如秋料內更遇災傷即却
合催夏料數目仍將本路借過秋料錢斛展至次年
夏料送納了足即不得將兩次災傷重疊倚閣免至
人戶積欠數多難爲了納別致違悞如有昨來夏料
係災傷倚閣展至今秋送納者如今秋本戶更遇災

傷便請疾速催納了足具數申寺仍關報提刑轉運
司准此施行者

右謹具如前臣竊詳朝廷所散青苗錢斛本爲救
接窮困闕用之民使得至夏秋成熟所以春散夏
斂夏散秋斂或遇本戶災傷五分以上即展至次
料送納蓋以寬假飢民使有以自存非爲乘此
食規求利息今司農寺乃令不得將兩次災傷重
疊倚閣如有昨來夏料災傷倚閣展至今秋送納
者今秋本戶更遇災傷便令疾速催納了足臣竊
恐此事不合勅意蓋緣一次災傷民間猶有舊來

蓄積無遺用窮其青苗錢尚許倚閣豈有連併而
次災者百姓之不易之時却令須得送納舊來
蓄積既盡新穀又復不收更將何物可以供輸其
逐州縣為見司農寺有此指揮不知有無務行督
促嚴加科責使貧下百姓何以為生竊惟朝廷為
民父母必不肯如此况災傷倚閣稅賦并借貸過
斛斗准條並候豐熟日令分作料次送納如更遇
災傷亦權住催理何故青苗錢斛最為緊急獨不
許重疊倚閣臣已指揮本路災傷地分永興軍河
中陝府同華耀乾解八州軍請勘會去歲夏料如

係災傷倚閣青苗錢斛展限至秋送納去處若去
秋本戶更遇災傷其夏料錢斛未得依司農寺指
揮催理更聽候朝旨伏望聖慈特賜采察早降指
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奏去訖及牒提舉陝西
路常平廣惠倉司奉聖旨宜令提舉陝西路常平
廣惠倉司疾速關牒永興軍本路州軍令詳司農
寺牒一依修貫指揮即不得施行司馬一牒致誤
百姓及時送納劄付司農寺仍仰關牒合屬去處

准此

次日乞
留臺

奏為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熙寧四年
正月

准提舉陝西常平廣惠倉司牒

右謹具如前本司勘會朝廷允散青苗錢指揮取利不得過二分今來提舉常平廣惠倉司乃依見今饑饉之歲在市貴價將本倉陳次斛斗紐作見錢支散與人又豫定將來粟麥之價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麥每斗四十文足本司看詳向去夏秋五穀有豐有險其穀麥之價固難豫定今將陳色白米每斗紐作見錢七十五文若折計作小麥價錢支俵每斗四十文共折計得小麥一斗八升七合半則是貧民於正二月間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却

將來納着新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若折計作粟錢支俵每斗二十五文足計支則一斗白米價錢七十五文足共折得粟三斗則是貧民闕乏之時只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却將來共納着新粟三石若只送納見錢即又須賤糶斛斗以償官中本利使貧下之民寒耕熱耘竭盡心力所收斛斗於正稅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盡不問歲豐歲儉常受飢寒顯見所散青苗錢大為民害竊惟朝廷從初散青苗錢之意本以兼并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故設此法抑其豪奪官自借貸薄收其利

今以一斗陳米散與飢民却令納小麥一斗八升
七合五勺或納粟三斗所取利約近一倍向去物
價轉貴則取利轉多雖兼并之家乘此飢饉取民
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國家為民父母置此二倉
名為常平廣惠豈當如此今邊鄙用兵軍糧闕乏
既無餘剩可以賑貸伏望朝廷憫此農民遭值凶
饑困窮憔悴鄰於死亡直將上件常平廣惠倉斛
斗依先降朝旨借貸與第四等以下人戶更不取
利若不能如此須欲作青苗錢俵散之時即乞不
以元糶價貴賤更不紐作見錢只據所散與人戶

自石斗至將來成熟令出息二分每散得一斗米者

百納一斗三升細色或依倉式例折作粗色如此細

色猶不至窮困官中取利雖薄亦不減二分元數

至如允所請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百今日乞以除拜先後立班劄子元豐八年六月四日上

臣於前月二十七日夜准閣門告報已降告身授臣

守門下侍郎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知

樞密院外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同知樞密院事班

次等並以除拜先後為序今月四日延和殿進呈竊

見張璪等奏乞推臣在上今後依新得指揮伏緣臣

以不才誤蒙朝廷拔擢實諸執政之末已為忝竊况
超越倫輩特出其右在臣愚分何以克堪兼臣在二
十八日己前伏乞依新得聖旨以除拜先後為序在
安燾之下取進止

臣乞以除拜先後立班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六月五日

上

臣今月四日曾奏乞依新得聖旨以除拜先後為序
至今未奉指揮臣器能學術素出天下執政之中寂
為後來一旦超居眾人之上誠所未安伏望聖慈依
臣前奏班在安燾之下取進止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六

卷一